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  
四三

詳校官侍郎 臣劉雖雲

通政使司副使 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中書 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 臣黃譽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

宋 楊萬里 撰

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如荷蓀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馬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玄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豕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無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

任將有應興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  
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蓄聚之矣  
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狄誰  
與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

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  
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賊亦凶況不賊乎楚  
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  
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  
過耳惟中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

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強而謙專而順皇甫嵩郭子儀是也承天寵者稟君命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伐為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



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為將也不惟令出于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于先穀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

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于進也乎使高帝不  
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于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興尸貞凶象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興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  
罪之辭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興師至正之道也  
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興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  
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餉黍肉之譽則

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舉  
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  
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  
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  
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

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  
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  
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  
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  
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  
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  
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

於甚喜之後吝其用于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  
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于崇德位能不先于建  
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燮理陰  
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君子同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  
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

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易  
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  
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  
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  
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于永畧于擇必厚於  
怨不可舒故以比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  
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  
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

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  
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  
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  
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  
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

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為比得臣位為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孰使之者故為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于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  
言誠盈言實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  
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  
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交初隙末則如勿交周  
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  
誠故來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  
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  
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  
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  
身以求達身不可為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  
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

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于  
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  
相比非其入也能無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  
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  
比于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  
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二者與可謂

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以比天下矣猶之王岐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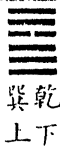
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來者寡矣夫畋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益寡何也无取之之心也无取之之心則曷為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去自來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致故為天子之畋不誠人而人自親故為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太王去邠而

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于四陰之類上則絕于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為

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乾下  
巽上

### 小畜亨

乾下巽上為小畜乾下艮上為大畜畜止也乾進而  
上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別乎小大力有小大也  
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  
也而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也制動

以靜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真能以止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異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弘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為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為物散則霽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為不雨乾西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曠韓愈訟風伯曰雲屏屏分吹使滴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為密雲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強故所止者小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孫弘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

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又何  
謂止其君之善雍主之澤蠹上之心是謂止善雨傷  
稼而揚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  
李實督賦歛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此能止其君之善  
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為欲朕失人心劉  
藻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  
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憾其臣  
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質之

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戎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大  
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焉往而不止故君  
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是我之文德有未懿  
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

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況小  
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  
惟不知皋夔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  
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未晚  
矣故小畜必畜于初九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初受  
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

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公居故成王  
化而為周公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為哀駘  
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  
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  
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為牽復  
牽者勉強之謂曷為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

中故能勉于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  
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  
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為商紂拒諫之強晉惠  
公復諫之狠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和不正而昵于六四愈  
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行  
故有輿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于妻子故有

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于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于腐柱之僭唐高宗嬖武后而制于武后始于聚麀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于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之



道也故為血而傷為惕而懼為咎而害六四以柔止  
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  
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  
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  
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與抑九五之賢與九五之賢  
而已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  
瑩如實出已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異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  
力九五之有孚乃廣于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  
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  
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于  
上羣陽皆聽于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  
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為善而惴然不為不善孳聚也  
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遜畔而  
訟自釋皆富以其隣不獨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

失位故亨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  
力既衰則羣陰之類復進所謂尚往而未已終亦必  
雨而後已至于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  
曰既雨既處至于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  
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

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  
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  
巽順有孚故曰尚德哉又曰德積載載者積之充也  
言巽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  
充猶感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語之未  
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  
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亢夫月盛蔽日  
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于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

亦危也曰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  
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于  
陽臣疑于君也臣疑于君君子猶凶况小人乎故鬻  
拳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  
人臣之願哉



乾上  
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

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為下禮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遜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

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  
順以格其非心和悅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  
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  
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  
歛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  
後藥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為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

之間粲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  
大于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為上之心故君子徐行  
後長者而民猶有終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  
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  
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  
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于綱  
常之中而不至於犯上作亂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偽  
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彖象言禮之可行爻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頗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  
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  
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  
上而不改簞瓢捭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  
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象  
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

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

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于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  
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殷浩不出房  
瑄不相晉唐君臣之訾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  
有為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彖與六三以  
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  
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為尾故遯之初六既  
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為尾而履以九四為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懇懇而祇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于剛暴服剛暴矣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

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  
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  
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決于  
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  
不去其成必缺蓋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毀功  
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

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興漢之策不警於  
棄事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考成也履主于行  
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  
而四吉五決于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  
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誠齋易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四

宋 楊萬里 撰



乾上  
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

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于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

內否泰吉凶之道无他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于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為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

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為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于隔天本乎上而其

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聖人所以補天地助民人不過裁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纁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為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

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  
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  
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  
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  
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

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  
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閒孤剛  
果之才偏于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  
壅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塞於朋  
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厄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  
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  
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  
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

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倘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没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



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

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于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  
其類信之者速于信令蕭傳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  
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  
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  
為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  
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

臣也言莫子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于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子唯克邁乃訓爾文修子罔予棄高宗所以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于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頽而為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出于正孰免于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為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

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

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于李斯上書  
之日漢替于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  
炭何必見而後悟哉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  
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  
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名柔氣類  
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湮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  
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  
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  
也是亦顯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



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  
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  
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沍下冰而陽不注此一  
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之隱  
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人言  
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  
以鹿為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无能為目不  
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

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  
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  
至于此不可為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  
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  
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  
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  
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句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  
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  
進而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以一  
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蘭者  
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于君  
子之類進也驩兜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變  
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

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為  
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  
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  
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畝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諂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為  
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于一君  
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心

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于初壯于二窮于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

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耻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為陳蕃為曹爽為建寧王侯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為魯昭公為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

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為文宗為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羸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心

心汰无終欲濟否可成而能終其惟有儆心者乎九  
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  
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雖然聖  
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  
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  
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先武曰謹一日以十年為  
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曰  
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



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  
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  
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以喜泰為後剛制其  
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  
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  
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

忘戰于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為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睨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

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  
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與小  
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害  
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  
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  
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

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

非兩邪也所以為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大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為同人天火相同于上萬物相見于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為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為同之大所以為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常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棄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

王亡弓楚人得之心也吝嗇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為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己也使六二肯同己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桓溫忌

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  
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  
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  
覩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  
為戒九四恃九三以為墉一伏戎于下一乘墉于上



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于已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凜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

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忠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于君哉管蔡毀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

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  
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  
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于  
小人而敵國為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利同人于郊止于无悔  
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  
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

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乾上  
離下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為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  
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  
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為火為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  
以虛乾為天為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  
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

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无遺照外无遺決然亦  
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  
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  
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  
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  
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

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  
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于武帝用儒之  
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  
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  
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  
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釣築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  
也

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  
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通  
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  
積于中而不敗于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  
為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  
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  
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  
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通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通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趯趯而萌于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爾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

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邇臣也孰為邇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諸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與知政守藩邇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邇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

者盛之至哲者明之極不然為主父偃為董賢為弘  
恭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  
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  
初故明哲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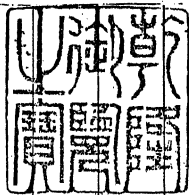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為大有盛治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  
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

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哉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  
乎嗚呼盛哉



誠齋易傳卷四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于无位之地澹然不櫻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與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縕袍華于佩玉飲水甘于列鼎而况九二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五

六

詳校官侍郎 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 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中書 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 臣黃 譽

謄錄貢生 臣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五

宋 楊萬里 撰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亢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



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于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于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蘊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是盈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

道亦若是爾害也福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歟而未止惟其歟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壑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

理多或衰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愠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之謙其過謙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願

子若無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躋德以位衰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者講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為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勲勞于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廢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爻之利有利于承上有利于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倣倣者違承上

之則下乘勲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舉陶子未有知之謙勃驕主傲也渾排濬忌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

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  
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靡不  
為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  
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  
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為得志上六以

居高為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與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于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其



焉往不利而況小于二事乎豫說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

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  
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  
夜為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為寒順之故三光全  
而寒暑時違之則薄食興而愆伏起聖人得此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于動先說于動後尚何事刑  
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  
為漢之吳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之淮淝何  
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永清四海言

兵寢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  
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  
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變挾口才以濟狡志利

其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  
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恭公以讒鳴  
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髡衍以辯鳴晁錯主父偃  
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  
以大言鳴嗚乎下應乎上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  
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  
地也故為鳴豫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  
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  
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  
豫如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袵衣不能易舜之  
陶漁赤鳥不能萌旦之驕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  
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九四之大臣進則盱

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  
故陽虎幸于李氏則圖李氏上官桀幸于霍氏則圖  
霍氏李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  
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  
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而不能離賈謐蕭  
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  
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  
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

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下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手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為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動之

有濟也小動猶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為之  
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  
柔順之君助之以衆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  
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  
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  
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  
簪聚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耽所以疾  
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  
定然其效止于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何  
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  
楊震揚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  
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于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為憂勤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

之有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  
隨也害有在于象恭則吁倬功之薦利有在于遷國  
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  
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  
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凌柔則離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  
以乾之剛下于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于

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于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曰天下隨時孰為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跡聖人用隨體天下以跡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于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兌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違而不隨乎而況靜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與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為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于常而動于變渝者變也

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也為初九者其動可

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而彼說隨  
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  
之位偏係于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  
於睽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于邪則正士不問而自  
疎勢不兼也故蘧子馮初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  
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為

遠郭者乎牽于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惟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淵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為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為莽卓雖不

凶猶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兌之中正為一卦說隨之主應  
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  
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  
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  
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況可得間而離之乎二程以為太王居岐龜山楊氏以為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桓以無知興文以里丕霸故亂為治根蠱為飭源

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  
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  
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  
庶乎其可申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  
者尤以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其  
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

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  
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  
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  
承考也

初六弱于才而卑于位然當壞之時為子而辭其幹  
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于才矣  
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

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  
涉佗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  
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  
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  
則九二其孰為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弱體又止則  
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

大有為之佐事壞于考主于母幹于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為何時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如為莽卓為王敦桓溫矣求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



九二吾猶為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鼎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

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  
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  
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  
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于才者也徐而補  
之弱于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  
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

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于才而庸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為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為曹參欲无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與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于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衆賢所輔君无陰柔而况剛明之君乎然則闢之弊文宗易為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于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為  
子而不事父與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  
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  
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  
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為上九之與九二  
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為若夫天下大壞  
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

厦乎則上九不可為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  
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  
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  
也不得事也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  
以我違天雖然畎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嘗  
去于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  
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  
其人也與荷蓀晨門異矣

誠齋易傳卷五